

繪圖

九尾龜



醒世
小說

九尾龜九集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賬嫖客行權

真索債信人受騙

上集書中正說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過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幾處局賬還沒有開發，便先到陸麗娟院中，故意要試試陸麗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麼樣。假意只說今年的局賬來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陸麗娟聽着這個話兒，怎生回答，不想麗娟聽了，沒有一些兒勉強，竟自一口答應。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歡喜，當下對着陸麗娟哈哈一笑，麗娟摸不着頭腦，不懂他是什麼意思，呆呆的對着秋谷道：「捨格事體耐實梗好笑呀。」秋谷也不開口，在衣袋裏取出一卷鈔票，放在桌上，對着麗娟笑道：「今天還好，居然沒有坍塌，總算我們兩個人的交情不錯。」陸麗娟起先還不知是什麼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說道：「怪勿得，倪原說耐格位二少爺勿糙，至於實梗樣式，倪曉得耐格開話靠勿住，故歇到底那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捲鈔票裏，揀出六張五十塊的，遞在陸麗娟手內，道：「手巾和送禮的錢，前幾天已經開銷的了，我的酒賬局賬，通共二百七十幾塊，錢多的二十幾塊，就給了你房間裏頭的人罷。」陸麗娟把鈔票接在手內，看也不看，便放在桌子上，口中說道：「耐格賬一場刮仔二百七十幾塊，洋細付仔二百八十洋，細好哉。」房間裏人末有下脚拆格碗撥俚篤做啥，耐就是撥仔但篤俚篤也勿見得見耐格情，碗秋谷道：「這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賞他們幾個錢也好，叫他高興一點。」陸麗娟想了一想方才點一點頭，又問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來吃年夜飯阿好？」秋谷隨口答應，坐了一回，正起身要走，陸麗娟忽然說道：「耐格個人倒來得挖，篤碗秋谷笑道：「怎麼你想了半天，沒頭沒腦的說出這樣的一句話來？」陸麗娟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

歌。想。起。來。耐。來。浪。對。仔。倪。瞎。說。一。泡。哈。格。嘸。撥。洋。鈿。是。哈。格。今。年。來。勿。及。區。得。倪。勿。是。格。號。只。認。得。銅。鈿。勿。認。得。人。格。人。答。應。仔。耐。嚙。哈。閒。話。說。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來。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問。問。耐。倪。勤。浪。耐。面。浪。阿。會。有。哈。推。扳。耐。要。搭。倪。實。梗。樣。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號。道。理。秋。谷。見。麗。娟。星。眸。斂。恨。寶。鑾。微。紅。覺。得。另。有。一。種。丰。韻。便。連。忙。笑。道。你。不。要。生。氣。你。要。曉。得。不。是。我。這。樣。一。來。那。裏。試。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謝。我。也。還。能。了。倒。反。要。怪。我。起。來。麗。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說。越。好。聽。哉。哈。人。來。聽。耐。呀。口。中。雖。然。這。般。說。法。心。上。却。甚。是。喜。歡。拉。着。秋。谷。在。炕。牀。上。並。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講。了。一。回。叮。囑。他。晚。上。早。來。秋。谷。便。出。了。久。安。里。從。大。新。街。直。穿。過。迎。春。坊。來。到。了。梁。綠。珠。院。中。走。上。樓。去。梁。綠。珠。正。和。一。個。小。大。姐。拿。着。一。付。骨。牌。在。那。裏。打。天。九。頑。見。了。章。秋。谷。滿。臉。上。堆。下。笑。來。喜。孜孜。的。叫。了。一。聲。二。少。連。忙。和。秋。谷。寬。了。馬。褂。推。着。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樣。兒。甚。是。親。熱。秋。谷。趁。勢。說。道。像。我。這。樣。的。漂。眼。客。人。你。何。必。這。般。氣。梁。綠。珠。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道。勿。要。來。浪。瞎。三。話。四。哈。人。是。漂。眼。客。人。呀。漂。哈。人。格。眼。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個。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眼。客。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這。裏。的。眼。梁。綠。珠。越。發。不。知。道。說。的。是。那。一。路。的。話。兒。只。呆。呆。的。看。着。秋。谷。的。臉。笑。道。你。不。要。在。這。裏。裝。糊。塗。我。要。漂。你。的。局。眼。你。答。應。不。答。應。梁。綠。珠。那。裏。肯。信。口。中。說。道。阿。是。耐。要。漂。倪。格。眼。說。得。阿。要。像。點。耐。二。少。爺。實。梗。格。客。人。要。漂。倪。格。眼。末。上。海。灘。浪。一。場。刮。仔。才。變。仔。漂。眼。客。人。哉。秋。谷。聽。了。梁。綠。珠。的。口。氣。又。是。一。種。和。陸。麗。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話。只。微。微。一。笑。立。起。身。來。做。個。要。走。的。樣。子。梁。綠。珠。連。忙。拉。住。問。道。哈。實。梗。要。緊。去。介。晏。歇。點。阿。來。秋。谷。故。意。搖。一。搖。頭。道。今。天。除。了。我。家。裏。頭。還。有。事。情。等。會。兒。未。見。得。有。工。夫。再。來。我。們。明。年。再。見。罷。說。着。往。外。要。走。梁。綠。珠。連。忙。緊。緊。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說。耐。慢。慢。交。去。倪。有。閒。話。搭。耐。說。秋。谷。便。回。身。坐。下。對。着。梁。綠。珠。道。你。有。什。麼。話。只。顧。講。就。是。了。梁。綠。珠。支。支。吾。吾。的。又。一。時。說。不。出。來。只。

三

末哉。用勿着實。梗要緊。晚却不知不覺的。已經伸手過去。接了過來。秋谷笑道。天今已經是十二月三十。你還說用不着這般要緊。那就真要漂賬過年的了。梁綠珠也不覺一笑。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臨走的時候。梁綠珠要留他吃年夜飯。秋谷搖一搖頭道。年夜飯是沒有工夫來吃的了。明年來吃開檯酒罷。說着便走下樓梯。剛剛走出大門。忽然一個人劈面走來。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給我找着了。秋谷抬頭看時。原來是自己的一個遠房表叔。姓馬。號山甫。家裏頭狠有幾個錢。捐了一個戶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艱。便在上海合了幾個人。在新開地方開了機器公司。這個馬山甫還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時候。都是在上海。常熟兩處來來往往。差不多一年裏頭。也有半年住在上海。這個時候。剛剛馬山甫的老太太打發馬山甫到上海來。結算公司裏頭的賬目。馬山甫來的時候。原打算趕回去過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個信人。叫做陸韻仙。住在清和坊一弄。這位馬山甫本來是個嫖客裏頭的瘟生。陸韻仙又是個烟花隊中的老將。兩個人自從有了相好之後。如魚得水。如漆投膠。一刻也離不開來。馬山甫雖然家裏頭狠有幾個錢。却生得性情苛刻。那怕用一個大錢。也要心裏掂一掂輕重。方才肯拿出去。陸韻仙放了他幾回差。馬山甫都含含糊糊的不肯答應。陸韻仙只認他還沒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錢。要想個籠絡他的法兒。便索性勸馬山甫把行李搬到他院中去住。馬山甫也不想一想。該應怎麼的一個價值。還只說陸韻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歡喜。冒冒失失的帶着一個家人。竟搬到清和坊來。陸韻仙的房間。本來很多。便騰出一間房間來。給他住了。應酬得十分周到。供給又甚是豐盈。連馬山甫的零用。都是陸韻仙代出。不要他花一個錢。預備着到了年底的時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槓。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馬山甫那裏知道。正是銀環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雲飛。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享溫柔誤入銷金窟 敲竹槓偏遇守財奴

且說陸韻仙把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來住。韻仙自己提着全付的精神來應酬他。連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個錢。照應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終要問馬山甫借幾百塊錢。敲他一下竹槓。料想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應的。可憐馬山甫那裏知道。好像在那裏做夢的一般。心上還只在那裏算計。住了陸韻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給。這裏頭倒好。着實省幾個錢。又怕陸韻仙要和他糾纏。便不等年底預先早早的叫陸韻仙抄出賬來。和他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這件事情做得十分乾淨。不料陸韻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個人悄悄對他說。要問他借五百塊洋錢。馬山甫吃了一驚。一時間回答不出。只得含糊糊糊的答應一聲。道。幾百塊錢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說就是了。陸韻仙的心上。以為自己特地空了一個房間。給他住着。別的客人都不放進來。更兼供給他主僕兩個人的火食。馬山甫又是個公子哥兒的脾氣。在他一個人身上。瑣瑣屑屑的。今天要這樣。明天要那樣。不肯將就些兒。這半個月之內。用在馬山甫身上的錢。已經差不多有一百塊錢。再加上過年的費用。新年的開銷。合算起來。也要二百塊錢的光景。如今問他借五百塊錢。拿定他一口應承。斷沒有不答應的道理。那裏曉得馬山甫聽了他的說話。臉上就是一呆。回答他的話兒。又覺得有些兒勉強。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願意的樣子。馬山甫頭的人何等狡猾。陸韻仙看了馬山甫的樣兒。心上已經有些明白。看着他那種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馬山甫的意思。只認着馬山甫見他一開口。就要借五百塊錢。嫌他獅子大開口。要得太多。所以這樣的躊躇不決。或者想要打他一個折扣。多則四百塊錢。少則三百塊錢。這件事情也就過去了。陸韻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裏頭暗笑。只見馬山甫沈吟了一回。開口問道。你要借五百塊錢。有什麼用處。難道像你這般生意。年底的開銷。還不敷麼。陸韻仙聽了。滿肚子不願意。却又不發作。

出來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裏向格生意。格末叫難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蠻好。像煞。嚙。到仔節。浪向搭仔。年底下。劃算起來。總歸是格勿靈。耐放心末哉。倪總勿見得來。敲耐。噲。格。竹。植。耐。勿。要。勒。浪。發。極。軋。實。搭。耐。說。仔。罷。今年倪搭開銷。剛剛再少一千洋。鈔。倪搭耐。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扛。倪也只好到仔。歸格。辰光。再請格。哉。馬山甫聽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停了一回。方才說道。你要借錢。你又不早和我說。前幾天我把這裏的幾千銀子。一古腦兒都匯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邊的。不過幾百塊錢。還要預備過年的零用。如今你要問我借錢。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裏去托他們和我轉借了。陸韻仙心上自然狠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說道。實梗說起來。倒費仔耐格心。謝謝耐。對勿住馬山甫。也不知道這幾句話兒。是陸韻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兒。也不覺得歡歡喜喜的過了一夜。到了二十八早上。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個轉身。回到陸韻仙院中。假意。覺着眉頭對陸韻仙道。事情不成功。這便怎麼樣呢。陸韻仙聽他竟自爽快快的回報出來。覺得甚是詫異。便說道。阿唷。耐勿要來騙倪。像耐實梗一個蠻闊蠻大格馬。大少要借五百洋。鈔。才嚙。借處耐。勒。浪。騙。噲。人。介。馬山甫連忙說道。並不是我騙你。實在這個時候。已經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雖然有幾處來往的錢莊。到了這個時候。他們只有歸賬。那裏還肯放出。若在平时之間。不要說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馬的也還拖欠得動。如今剛剛碰着年底。實在想不出什麼法兒。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為什麼一向不肯開口。直到這個時候。方才講出來。這是個什麼原故。陸韻仙一言不發。停了一回。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倪搭。瞎。三。話。四。耐。肯。借。末。借。仔。勿肯借末也嚙。噲。希奇。老老實實搭倪說末哉。噲。格。實。梗。陰。陽。怪。氣。假。癡。假。呆。阿。要。氣。數。馬。山。甫。到。了。這。個。時。候。還。沒。有。聽。出。陸。韻。仙。的。意。思。來。連。忙。分。辨。道。你。不。要。動。氣。我。實。在。是。沒。有。法。兒。若。是。有。了。法。兒。不。肯。借。給。你。憑。你。怎麼樣罰我就是了。陸韻仙道。倪是嚙。噲。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想好哉。馬山甫糊糊塗塗的想不出什麼。

來。只說道。我想不出什麼。你叫我。我想什麼呢。陸韻仙見馬山甫糊塗到這般田地。又不。好。明。說。出來。心。上。又。好。氣。又。好。笑。只。得。走。過。去。坐。在。馬。山。甫。身。旁。伸。出。纖。手。來。緊。緊。的。拉。住。了。馬。山。甫。的。手。大。聲。說。道。倪。勿。要。耐。勿。要。耐。假。癡。假。呆。搭。倪。去。借。得。來。別。人。家。信。人。搭。客。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鈔。撥。信。人。過。年。也。勿。算。哈。希。奇。只。有。耐。格。個。人。末。真。蘇。州。人。攀。談。拔。出。仔。陸。韻。仙。說。到。這。裏。說。不。下。去。面。上。一。紅。不。覺。看。着。馬。山。甫。一。笑。停。了。一。停。陸。韻。仙。又。道。別。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槓。格。蠻。多。來。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良。心。倪。阿。曾。敲。過。歌。耐。哈。竹。槓。聽。見。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來。浪。公。司。裏。向。勿。舒。齊。趕。緊。叫。耐。到。自。家。屋。裏。向。來。住。一。場。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鈔。耐。開。銷。勿。要。耐。出。一。個。銅。錢。耐。想。別。人。家。格。信。人。阿。有。實。梗。樣。式。故。歇。倪。一。場。刮。仔。不。過。問。耐。借。得。五。百。洋。鈔。耐。就。是。實。梗。格。瞎。三。話。四。假。癡。假。呆。耐。去。問。問。看。勿。要。說。上。海。灘。浪。世。界。路。浪。阿。有。格。號。道。理。馬。山。甫。雖。然。覺。得。陸。韻。仙。的。意。思。狠。有。些。兒。不。高。興。但。是。這。一。點。兒。後。天。長。出。的。情。苗。那。裏。抵。得。過。先。天。帶。來。的。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來。朝。着。陸。韻。仙。深。深。的。打。一。個。恭。口。中。說。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這。裏。一。切。都。費。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狠。陸。韻。仙。見。馬。山。甫。對。他。打。恭。作。揖。十。分。客。氣。却。依。然。不。提。借。錢。的。事。情。不。由。得。心。上。更。加。不。快。冷。冷。淡。淡。的。說。道。勿。要。實。梗。哩。撥。俚。篤。進。來。看。見。仔。算。哈。格。樣。式。呀。故。歇。用。勿。着。打。恭。作。揖。只。要。耐。爽。爽。快。快。搭。倪。說。一。聲。到。底。那。哼。有。末。有。嚙。撥。末。也。嚙。哈。希。奇。馬。山。甫。朗。然。說。道。我。已。經。和。你。說。過。了。如。今。年。底。的。時。候。實。在。沒。有。法。兒。難。道。我。們。兩。個。人。這。樣。交。情。這。點。兒。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還。是。這。樣。罷。你。不。論。什。麼。地。方。去。通。融。幾。百。塊。錢。只。要。過。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裏。頭。我。來。還。他。就。是。了。陸。韻。仙。冷。笑。道。謝。謝。耐。說。得。實。梗。好。聽。倪。要。緊。要。借。洋。鈔。一。場。刮。仔。才。是。年。底。格。開。銷。洛。裏。等。到。得。開。年。等。到。仔。開。年。是。倪。也。勿。要。借。哈。格。洋。鈔。像。耐。實。梗。格。大。少。爺。要。借。幾。百。洋。鈔。才。嚙。借。處。叫。倪。再。到。洛。裏。搭。去。借。加。二。勿。靈。哉。晚。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番。說。話。知。道。陸。韻。仙。心。

上着實不快。假意說道：「雖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開銷，又怎麼樣呢？我們兩個人這樣的交情，馬山甫剛剛說到這裏，早被陸韻仙接過去，說道：「好哉，好哉，勿要說哉，耐勿要提起倪兩家頭格交情，倒也罷哉，說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閒話，真正叫枉空哩。倪實梗格人末，阿好搭耐格馬大少爺，變哈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晚。馬山甫被陸韻仙說了這番話，兒心上也覺得有些鶻突起來，暗想：韻仙的待我，總算不差。如今年底的時候，要問我借幾百塊錢，也不好算什麼。敲竹槓，想到這裏，心上一便有了幾分活動，想給他三百塊錢，忽然心上一又轉一個念頭，道：「三百塊錢的事情，不是頑的，只要我把臉皮老一老，挨他幾句說話，便過去了。雖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幾百塊錢。想着，便坐在那裏，也不開口。陸韻仙是這樣的激他，他還是一個老不開口，只得又道：「耐勿要當仔倪，問耐借仔洋鈔，嚙撥還耐，耐借仔五百洋鈔，撥倪來浪倪開年格賬，浪扣末哉。馬山甫聽了，暗想：這句話兒，不過是隨口騙人罷了。那有堂子裏頭的信人，問客人借了錢，肯在賬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老着臉道：「你不要見怪，我並不是不肯和你出力，實在力不從心。我向來不說慌話的。這件事兒，委實的辦不到。陸韻仙嬌嗔滿面的說道：「阿是真格，嚙借處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為什麼要騙你？難道在我臉上有什麼光彩麼？陸韻仙把身軀一扭，霍的立起身來，正是春風榆莢，還飛買笑之錢，十斛珍珠，不作纏頭之錦。未知陸韻仙說些什麼，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倫全樂事

度殘年骨肉慶團圓

却說陸韻仙聽了馬山甫回得這樣斬釘截鐵，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時間，由不得心中大怒，娥眉倒豎，俊眼橫陵，把身軀一扭，忽然立起身來，一言不發，往外便走。馬山甫見了陸韻仙這般模樣，知道他心在那裏生氣，自己心中暗想：「虧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臉皮，省掉了三百塊錢。像這樣的錢，就是雙手捧着送給他，他也不見得見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錢，還要說我是個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見門簾一起，陸韻仙慢慢的走了進

來。手中拿着一篇紅紙帳單。遞在馬山甫手內。口中說道。馬大少。請耐看看。勿得知俚篤阿會開錯。馬山甫見了。心上甚是疑惑。只說我的局帳。已經算清的了。這又是什麼東西。說着。接了過來。舉目看時。只見那篇帳單上。第一行就開的馬大少房租。洋八十元。馬山甫見了。吃了一驚。連忙問道。什麼房租。難道我住在你們這裏。馬山甫說到這個地方。覺得這句話兒有些礙口。便不由頓了一頓。陸韻仙早含笑說道。倪格間房間。四十洋錢。一月。耐住來浪倪搭住。到開年過仔正月半。動身剛剛兩個月。租馬山甫說不出什麼別的話兒。只口中咕囁一句道。怎麼這裏的房租。貴到這般田地。陸韻仙笑道。馬大少。耐放心。未哉。耐真格勿放心。末只顧到經租賬房裏去。問聲看倪阿會賺耐格銅鈔。馬山甫沒奈何。只得再下去。只見開得亂七八糟的。又是什麼伙食。又是什麼零用賞錢。一篇賬上合起來。差不多要三百塊錢。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陸韻仙笑嘻嘻的。對着馬山甫道。馬大少。耐勿要動氣。倪老實搭耐說。仔罷。上海灘浪格事。禮洛裏一樣。勿是銅鈔。耐帶仔個二爺兩家頭住仔一間房間。耐自家算算。房錢伙食。零用。一場刮仔算起來。要幾化開銷。叫倪洛裏調頭得。依仔倪格心浪。問耐借仔五百洋鈔。開銷脫仔。到仔開年。再說格篇細賬。放來浪倪搭。勿撥耐看。省得耐看仔心浪。勿齊。勿浪張耐格位大少爺。洋錢末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難末倪僵哉。晚再加仔格個斷命本家。總說耐一幹仔占仔一間房間。別格客人勿好進來。心浪一逕來浪。勿舒齊。加二逼得起勁點。馬大少。耐想想看。叫倪阿有捨法。仔說罷。故意嘆了一口氣。別轉頭去。口中自言自語的說道。格幾個銅鈔。豪燥點撥仔。俚篤省得俚篤一逕來浪。板面孔。馬山甫聽了。陸韻仙的這番說話。覺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話兒去駁他。一時那裏找得出來。自己心中暗想。這件事。情畢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這裏。要想占他們的便宜。要想他們的錢。是從那裏來的。只有算進。沒有算出。那裏占得着他們的便宜。如今便宜沒有占着。倒反吃了一個大虧。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幾十塊錢去。心上自然

十分捨不得。却又沒有法兒。想來想去。料想這一筆錢。是一定要給他的了。正要開口。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道。他這個賬上。算我兩個月的房租。我樂得住到明年再說。想着。賭氣在身上掏出幾張鈔票。湊滿三百塊錢。遞在陸韻仙手內。陸韻仙竟不客氣。老老實實的接了過來。隨手交給娘姨阿五。叫他送到樓下賬房裏去。却對着馬山甫說道。剛剛今年生意勿好。搭搭做格開銷。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嚙。希奇。晏歇。點撥別人家說起來。再要說倪敵仔耐格竹槓。馬山甫聽了。陸韻仙這兩句話兒。那裏知道。陸韻仙是有心輕薄他。只說。陸韻仙待他究竟不差。總算有些良心。雖然花掉了三百塊錢。心上有些心痛。究竟馬山甫家裏有錢。幾百塊錢的事情。不算什麼。便依然還是高高興興的。不把這件事兒放在心上。陸韻仙自從砍了這下斧頭之後。摸着了馬山甫的脾氣。平常時候。是不肯拿出錢來的一定要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錢來。便換了一付樣兒。看待他。絕不像那以前旖旎溫和的模樣。馬山甫一些兒也不知道。還在那裏打算到了明年。要娶他回去。過了一天。已是除夕。馬山甫忽然要請起客來。高高興興的和陸韻仙說了。叫他預備一個雙檯。那知請客條子發了出去。請的客人倒有大半不來。相幫跑了半天。只請到了三位客人。其餘的影都不見。馬山甫見連着自己。只有四個人。四個人吃一個雙檯。面子上下不過去。只得自己跑出來。要請幾個同鄉。恰恰遇見了章秋谷。馬山甫見了大喜。一把拉住。了。那裏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個轉兒。又請了三個客人。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這個雙檯。吃得成了。說着。不由分說。把他們拉到清河坊陸韻仙院中。大家坐下。立刻擺起檯面來。秋谷的意思。本來狠不願意來吃酒。只說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事情。怎麼到了除夕。還在堂子裏頭吃酒。又不算年夜飯。又不算辭年酒。這算個什麼路道。無奈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強強跟了來。又見陸韻仙對着馬山甫。不似不保的。滿面露着不願意的樣兒。不由得上添了幾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時。便對着陸韻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們這

幾個人裏頭那一個得罪了你請你講給我聽聽我看你今天滿身滿臉都是一付不高興的樣兒這是什麼道理陸韻仙聽得秋谷挑他的眼便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了一個秋谷一眼覺得這個人丰儀照眼華彩凌雲嫵客裏頭難得遇着這般人物不由得把頭一低大寬轉的飛了一個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請耐勿要扳倪格差頭倪有啥怠慢格易化請耐包涵點說着便立起身來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過來遞給秋谷嘴唇一動眼睛一瞟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請用茶秋谷見了自然心中會意便也對着他把頭略略的搖了一搖口中打着蘇白說道先生勿要客氣謝謝耐對勿住陸韻仙見了也不開口只把嘴披了一披扭過身軀回身就走陸麗娟坐在秋谷背後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這一笑不打緊只把一個陸韻仙笑得連耳根帶頸子都扯得通紅撇了陸麗娟一個白眼賭氣仍舊跑到馬山甫背後坐下馬山甫眼睜睜看着他們摸不着一些頭腦這一席酒雖然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勸却是已經到了這般時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瑣瑣屑屑的事情便不

等終席一個個告辭要走馬山甫也不好強留一時間幾個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個人還坐在那裏見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來道謝告辭却悄悄的和馬山甫說道我看這個陸韻仙的樣兒和老表叔不見得怎樣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麼事兒只顧和我講個明白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幫個忙兒也未可知馬山甫這個時候還是糊裏糊塗的只認着陸韻仙待他不差這一筆錢是本來家敲他的竹槓和陸韻仙不相干便隨口謝了秋谷幾句只說沒有什麼事情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說便辭了馬山甫一逕回到新馬路公館裏來見了太夫人也沒有什麼話說只說了幾句閒話便退出來只見他那位夫人同著陳文仙兩個人正在那裏指揮着鋪設炕圍椅墊秋谷也略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風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麼財神又是供什麼佛秋谷雖然不信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違拗自然也要依樣葫蘆的忙碌一番一會兒擺上家宴來太夫人坐在中

間。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陳文仙便一順坐在下面。大家說說笑笑的。十分高興。差不多吃到十二點鐘光景。方才撤席。這個時候。大家都在那裏迎接竈神。只聽得一片的爆竹聲喧。劈劈拍拍的。絡繹不絕。秋谷也胡亂跑到廚房裏面去。磕下幾個頭。便走出來。和老太太說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辭年。恐怕有幾個知己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飯。一時不得回來。太夫人不曉得上海的風俗。只說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這個樣兒。便點一點頭。秋谷回到自己房裏頭去。換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時。恰陳文仙走進房來。對着秋谷低鬟一笑。道。耐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吃年夜飯。搭倪講明白。仔洛去。秋谷還沒有開口。他夫人接着說道。那裏是到什麼朋友那裏去。辭年只怕你這個朋友是住在堂子裏頭的。秋谷對着他們兩個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搖一搖手。道。你不要這般不高興。等會兒我回來好好的和你辭一個年。總算我陪個不是。何如。他夫人不由得兩頰生紅。別轉頭去。啐了一口。道。不要這般混說。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辭年罷。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邊聽了。也不覺回頭一笑。對着秋谷把眼睛膘了一膘。秋谷哈哈的笑着。一路走下樓去。坐上包車。風馳電掣的。到久安里來。到了陸麗娟院中。只見辛修甫和小屏兩個人。已經坐在那裏。秋谷見了大喜。不一回。陳海秋也走了進來。原來秋谷日間在久安里的時候。已經寫了條子。叫相幫送去。約他們十二點鐘在久安里吃年夜飯。這幾個人見是秋谷請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撥冗到來。陸麗娟問着秋谷道。阿要再去請僉客人。正是殘年風雪。誰開東閣之樽。良夜迢迢。應有高唐之夢。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設華筵良朋守歲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說章秋谷聽了陸麗娟的話。便對他擺一擺手。道。沒有別的客人。你就叫他們擺罷。麗娟便指揮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排起來。秋谷便邀客入座。辛修甫等便也隨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時。見齊齊整整的。

排着十六個碟子。弄得十分精緻。堂子裏頭年夜飯的菜。本來原只得十二個碟子。四大四小。一個暖鍋。如今陸麗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幾樣。一會兒相幫帶着紅纓帽。送上魚翅。秋谷見了。不覺把雙眉一縐。陸麗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見他眉頭一縐。便對他笑道。耐勿要實梗。哩生來規矩。是實梗樣式呀。秋谷一笑。也不開口。等了一回。又送上一個暖鍋。開了蓋看時。却是一鍋絕清的雞湯。沒有一些兒渣滓。接着又送上幾個盤子。盤子裏頭。都裝着生片的山雞片。腰片。雞片。肉片。原來陸麗娟知道秋谷喜歡吃這個東西。特地爲他預備的。秋谷見了。心中大喜。無奈雖然愛吃。方才已經在家裏頭吃了一頓來的。肚子裏裝不下許多。只吃了幾口湯。燙了幾片山雞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陸麗娟還在那裏儘着讓他。秋谷搖一搖頭道。方才吃飽了來的。不能多吃。難道在你這裏。我還和你客氣麼。麗娟方才罷了一回兒。大家散席立起身來。秋谷意思想要回去。麗娟攔住道。故歇辰光。差不多天亮快哉。耐搭仔俚篤三位。來浪倪搭坐歇。大家講章講章。晏歇點等天亮仔。大家一淘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還沒有答應。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陳海秋和王小屏也都十分高興。秋谷便聽了陸麗娟的話兒。回身坐下。麗娟叫娘姨泡上茶來。秋谷端起茶碗來。隨便喝了一口。覺得這個茶和方才的茶不同。滿口清醇。風生兩腋。連忙拿起來仔細看時。只見細葉浮香。螺芽蕩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備的好茶。秋谷便問陸麗娟。你們這裏。那裏來這樣的好茶。麗娟道。格個茶葉。是江西客人送撥倪格倪也。勿曉得俚好勿好。倪搭多煞來浪。耐要末拿兩瓶去。阿好。秋谷大喜。連忙道謝。麗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氣起來哉。阿是秋谷微微一笑。也不再說。不多一會。已經聽得遠遠的雞聲唱曉。玻璃窗上。微微的透進曙光。陸麗娟忙忙碌碌的對着鏡子。洗了個臉。重勻粉面。再畫蛾眉。換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難倪去罷。秋谷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來。同着陸麗娟走下樓梯。還有幾個陸麗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太太小男男女女。約有十幾個人。秋谷一面

走着。一面細看他們的打扮。只見他們一個個都是戴着滿頭珠翠。身上也有草上霜皮襖。也有狐皮襖。下面都是大紅綢紗百褶宮裙。飄飄的垂着許多裙帶。陸麗娟還穿着一雙紅緞弓鞋。一個個都打扮得裙襖鮮明。花枝招展。一羣人走出大門。陸麗娟立定了腳。道：「今年喜神方是東南方。倪穿過同慶里去。阿好。大家都依着他的話。兒一直走進同慶里去。在四馬路兜了一個轉身。在路上遇見無數的官人。都是出來兜喜神方的。一個個都是打扮得滿面春情。一身香豔。也有幾個信人認得秋谷的都朝着他點頭微笑。秋谷也略略招呼。只覺得眼睛裏頭印着無數的美人影子。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陽滿縣之花。金谷回風之隊。秋谷一邊走。一邊細看。心上十分高興。兜了一回。大家都回到久安里來。秋谷和修甫等方才坐下。只見陸麗娟笑迷迷的走過來。對着衆人說道：「難末倪要拜年哉。」修甫等連忙攔住。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二少今朝開仔菓盤去罷。」秋谷不答。只點一點頭。阿金妹便招呼出去。一會兒菓盤上來。又有許多娘姨大姐的小孩子。七長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秋谷便拿出幾張鈔票遞給陸麗娟。叫麗娟替他開發。麗娟接過來。點了點頭。道：「用勿着實梗。幾化晚。」秋谷擺手道：「你去開發就是了。不要管他多少。」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張鈔票來。給那幾個小孩子做壓歲錢。秋谷略坐一回。便立起身來。同着衆人走了一個新年裏頭。秋谷雖然沒有什麼事情。但人來人往的。許多朋友都來拜年。秋谷也免不了不得一家一家的挨門回禮。倒着實忙了幾天。直忙到過了正月初五。方才略略空閒些兒。到了初六那一天。秋谷早上起來。剛剛吃過點心。忽然家中傳進一張名片來。說有人拜會。秋谷接過名片看時。只見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寫着「王定兩個大字」。原來這個人叫做「王安閣」。也是秋谷的同鄉。秋谷平日之間。雖然和他相識。却彼此不甚往來。當下秋谷看了這個名刺。心上很覺得有些詫異。暗想：「他無緣無故的來找我做什麼？」便叫家人請在書房裏坐。自己穿上馬褂。隨後走進書房。王安閣一見了秋谷的面。便慌慌張張的說道：「你們令表叔病重得很。現

在住在我們輪船公司裏頭。請你去探望一下。萬一出了什麼亂子。你們是親戚。大家也好有個商量。秋谷聽了。摸頭不着道。你說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親戚在上海的多得很。表叔也不止一個。你這樣沒頭沒腦的。我知道是說的那一個呢。王安閣方才說道。就是那位馬山甫先生。你難道不知道他的事情麼。秋谷愕然道。我那裏知道。他什麼事情。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他還在陸韻仙那裏請我喝酒。我看他精神很好。那裏會病得這般快。當王安閣嘆一口氣道。他這個病。就是爲着陸韻仙身上氣出來的。你還提什麼。陸韻仙不陸韻仙。秋谷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到底怎麼的一件事情。你且講給我聽聽。王安閣道。這件事兒說起來話長得很。一時也說不清楚。我今天是特地來請你過去。大家好商量個主意。馬車現在門外。請你就去一趟。我們在馬車裏頭慢慢的講。何如。秋谷自然答應。便立時立刻的同着王安閣。走出大門。坐上馬車。在馬車裏頭。王安閣方才把山甫和陸韻仙的交涉。一一的和章秋谷說了一遍。看官。你道馬山甫究竟爲着什麼事情。要氣到這般田地。原來馬山甫住在陸韻仙院中。過了除夕。又到新春。正月初一那一天。陸韻仙自然好好的和哄着他。哄得馬山甫十分歡喜。馬山甫既然住在那裏。自然免不得要開個菓盤。又有許多相幫娘姨。都進來和他拜年。馬山甫不知道開銷的規矩。只說去年平空化了三百塊錢。今年的一切開銷。都要省儉些兒。要想在陸韻仙身上省出這三百塊錢來。便一古腦兒只拿了十塊錢出來。陸韻仙大爲詫異。無奈是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不好向他爭論。過了一天。陸韻仙方才對着馬山甫說道。耐昨日仔格十塊洋鈔。到底還是付格菓盤洋鈔呢。還是撥個格押歲洋鈔。馬山甫道。什麼壓歲不壓歲。我是一古腦兒開銷在裏頭的。陸韻仙冷笑一聲。也不言語。馬山甫糊裏糊塗的。那裏看得出來。到了晚間。陸韻仙又來和馬山甫說道。有件事體。要來搭耐商量。勿知耐阿答應。勿答應。馬山甫問什麼事情。陸韻仙道。今朝倪房間裏向。有幾個吃酒格客人。房間擺勿落哉。阿好委屈點耐請耐到後房去坐歇。橫豎耐是。

倪搭格老客人哉。總嚙。捨勿好商量格。馬山甫聽得要他讓出房間來。給別的客人吃酒。心上自然不願意。無奈聽了陸韻仙的兩句話兒。說他是老客人。心上又高興起來。不因不的點頭答應。陸韻仙便同着他到後房坐下。又說了幾句對勿住。便忽忽的走了出去。馬山甫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後房坐了半天。聽着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又夾着倌人唱曲的聲音。鬧作一團。馬山甫心上不由得有些發起酸來。便一個人踱出後房。到外面去打了一個轉身。看得清清楚楚。原來陸韻仙本來有四個房間。馬山甫估了一間。還有三間。馬山甫起先只認着他幾個房間裏頭。都有客人吃酒。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看。只見那幾個房間。都靜悄悄的人影兒也不見一個。剛剛只有自己住的一間房間。有個客人在那裏擺酒。這原是陸韻仙有意怠慢馬山甫。取瑟而歌的意思。到了這個時候。馬山甫就是個石頭做成的。人也不由得大怒起來。想要立刻叫了陸韻仙出來問他。却又沒有個人去叫他。好不容易等了一回。方才見一個小大姐。在房裏頭跑了出來。馬山甫連忙叫住他。叫他去叫陸韻仙出來。那個小大姐也不答應。也不回言。只抬起頭來。看着馬山甫。嘻的一笑。便跑了開去。馬山甫氣得發昏。又停了一會兒。見陸韻仙的跟局大姐出來。馬山甫氣沖沖的和他說了。那大姐冷冷的答應一聲。回身走進房去。不多時。又走了出來。只對着馬山甫說道。先生嚙。撥工夫。剛剛說了這一句。便把身體一扭。回身便走。馬山甫這一氣非同小可。想要闖進房去。發作一場。轉念一想。上海地方。比不得別處。堂子裏頭。是不能混鬧房間的。萬一個別的客人。不答應起來。那時自己的氣出不成。倒反受別人的一場羞辱。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法兒。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氣。跑到輪船公司來。找王安閣。正是眼前恩愛。都成一雲之花。心上溫存。剩有雙棲之影。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讓房間安心慢客

受譏評當面坍檯